



武界遊

公衛學院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三年級
林泓佑

一絲陽光自窗戶滲進，輕輕撕開室內的一片灰暗，無聲地打破了早晨的寧靜，惺忪的睡眠被一股溫暖的微風緩緩掀起，正當迷迷糊糊、想再次進入夢鄉之際，刺耳的鬧鈴尖銳的貫穿耳膜，讓一身的睡意全無，僵硬地伸了伸懶腰，骨節間喀喀作響，身軀同生鏽的齒輪，極為緩慢地開始運作。簡單的梳洗過後，望向仍然沒有半條訊息的手機螢幕，心裡不禁惆悵，或許感情總是這樣，在你不注意時突如其來地闖入你的生活，卻又會在你自以為安逸時淡得如此迅速。似是想起今日要與實驗室的夥伴一起上山採樣，我用力地閉上眼，深吸一口氣後，將這些負面情緒伴隨沉默吞入腹中，愁眉不展的臉龐，在雙手胡亂搓揉下，顯得平靜卻又帶著些許不協調，面無表情地穿上深藍色的薄羽絨衣，回頭望了一眼空蕩蕩的房間，跨出的步伐剎那間停頓，但隨即沉重地踏出門外。

在歷經一陣搖晃與擁擠後，從人群中奮力擠出公車外的我總算來到公衛學院，萬里無雲的晴空傾瀉下明媚的陽光，冬日暖陽最能撫慰人心，奈何心事纏繞，陰鬱重重，此刻的我只覺光亮刺眼，彷彿在烈火下灼燒。所幸望向不遠處，一張張熟悉的臉孔映入眼簾，一名皮膚略為黝黑的青年，帶著一抹盎然的笑意朝我揮了揮手，「學長，早阿！」依舊是一副活力充沛的模樣，青年綽號阿漑，兩側剃平，瀏海旁分的髮型搭上深邃的五官，略顯單薄的身形下，仍能感受到他雙眸下奔放的熱情，「早阿！」模糊的聲音從

口罩下傳出，乾澀的像是在沙漠中快渴死的旅人，或許是受到阿漑活力的渲染，抑鬱的心情似乎隨著這聲招呼消散了些許。「車差不多要來了，老師已經先出發了。」自阿漑身後，清亮的女聲傳出，抬頭望去，只見一縷縷褐色的髮絲在風中飄揚，如燕尾般的雙眸配上精緻的五官，認真的表情總是讓不熟悉她的人覺得無比嚴肅，然而，藏在那纖瘦的身軀下的，是不輸阿漑的活力及對生活的熱情。女子小名依依，她和阿漑與我同屬一間實驗室，或許是個性上有些共通處，我們相處得很愉快。眾人依序上車後，我們將啟程前往我們的目的地 - 武界。

伴隨著休旅車的顛簸，車外的風景在高速行駛下被拉成一條條光影，輕輕映射在車窗上，從高低參差的大樓，到平凡樸素的矮房；從密密麻麻的人群，到裊無人煙的山巒，我靜靜地望著，默默感受人世間的繁華，隨著時間的推演煙消雲散，最終回歸虛無，物是人非。我悄悄拉起羽絨衣的帽子，蜷縮起身子，不再看向窗外，「或許每一次的相遇，終究是為每一次離別所作的鋪陳吧。」想起那依舊空白的訊息欄，不覺意興闌珊，索性選擇閉上雙眼，不再多看，不願多想。再次醒來時，夜色低垂，周圍是錯綜複雜的植被，彎曲的車道在有限的視線顯得狹窄許多，蒼白的車燈似強風中的燭火，微弱地打在無邊無盡的黑暗中，兩旁的植物在車燈的照射下，形成一道道詭異的剪影，似是張牙舞爪，又似柔弱孤寂。耳畔只聞引擎響，偶而自對向車道打來的車燈，才會讓人意識到除了我們外，此山仍有他人。此刻忽覺自己猶似搭著一葉扁舟，在寂靜的夜裡於湖面飄盪，而過往的回憶如同偶而擦肩而過的光，忽明忽滅，彷彿世上只剩自己一個，難免孤單，此時不知誰打了一聲呼嚕，在這靜謐的氣氛中，煞是突兀，但同時也提醒了我並不是孤身一人，想到這，恍惚間不禁沉浸在這氛圍中，心中亦感受到了一絲溫暖。

抵達武界時，已經約莫晚上八點了，甫一下車，便看到老師朝我們走來，「走吧！我帶你們去李阿姨家。」老師指向前方的小徑，簡單的灰色帽T搭配牛仔褲，紅棕色且微微蜷曲的髮尾，颯爽的側臉及炯炯有神的雙眼，令人不用走近也能感受到如烈焰般的熾熱，我想那是一種對生命的熱誠，以及對生活的熱愛，才能散發出的強烈氣場。我們隨著老師的步伐踏進一間民居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簡單的小庭院，外牆種滿了形形色色的花草，往裡面望去可以看到一座手作烤窯，而此時正烤著地瓜，讓庭院內香氣四溢，且相當溫暖。而最搶眼的莫過於兩隻狗及一隻貓，乖巧且親人，即使是第一次相見，你仍然可以溫柔的撫摸他們滑順的毛髮。不過一旬時間，屋主便端出了好幾樣合菜，和藹的臉上總是掛著開懷的笑容，熱情地招呼我們，聽著此起彼落的歡笑聲，望向與小狗小貓玩得很開心的阿漑跟依依，我拿著剛烤好的地瓜，慢慢啃了起來，在寒冬中的夜晚，竟絲毫不覺得冷，生命中的小確幸，莫過於此。

當夜住宿的地方是一間天主教會的二樓和室，我裹著厚厚的毛毯，望向天花板發呆，埋藏在心底的情緒，隨著靜默緩緩發酵，腦海中不停浮現出某張熟悉卻逐漸陌生的臉龐，點開手機螢幕，仍然是一無所獲。思緒混亂的我不禁深深的嘆了一口氣，「學長，怎麼了？」躺在另一側的阿漑似乎是被我嘆氣的聲響驚醒，語氣中夾雜著一絲擔憂，「沒事，只是睡不著。」我隨口找個理由搪塞了過去，「還是早點睡吧！畢竟明天我們要去看雲海跟日出呢！」，說到這，我縱使不去看阿漑，也大概能想像他兩眼放光的模樣，「也是，睡吧！」，我笑了笑，方才的愁緒頓時散盡，緊握著手機的手也悄然鬆開。凌晨時分，被刺骨的寒風冷醒，恰逢寒流來襲，此時山上的溫度大概只有六度，踏進車中的剎那，恨不得叫司機大哥把暖器開到最強。凌晨的武界是如此安靜，在聖誕裝飾LED燈的微弱光源下，自山坡上望去，點點如繁星，於寒冷的夜裡顯得如夢似幻。我們緩緩地沿著山路而上，凌晨的夜幕

甚是特別，不是一望無盡的黑，而是神秘莫測的深紫色，在光害極少的情況下，只要你仔細凝視，便能見到一顆顆閃爍的白點，而再凝視久一點，你會看見一片星河蜿蜒，在深紫色的夜幕中自由奔騰，似乎能帶你到任何地方。雖不能與之共舞，我們卻也以一種曲折蜿蜒的方式向山頂邁進。若說夜晚的山路讓人倍感壓抑與孤寂，黎明前的山路卻讓人感覺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，似是有一股生機蓄勢待發，讓人屏氣凝神，不願錯過其一絲一毫的變化。「前面開不上去了，要下車走。」，我們在一片小空地停下，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清香，說不上是什麼味道，彷彿朝露落在嫩葉上清晰，又似泥裡萌芽般的蓬勃。「這裡是一大片茶園，你們上去的時候要小心，不要踩到茶樹了。」司機大哥斜靠著車身，戴上一頂卡其色的鴨舌帽，語態略帶點嚴肅的提醒我們。我望著近在咫尺的山頂，心中不禁有些悸動，翻過山坡後，究竟會是什麼樣的景色呢？

帶著略為興奮和忐忑的心情，我邁開了第一步。身在茶園中，由如身處一片墨綠色的海洋中，放眼望去，層次分明的茶樹，錯落在一片山林中，遠方小木屋靜靜倘佯在其中，隨著步伐邁進，猶似一座孤島，在無邊際的海洋中載浮載沉，看似脆弱不堪，實則堅忍不拔，就如同生活在武界的布農族一樣，蓬勃的生命力醞釀著文化，樂天的生活態度孕育傳承，在這小小的村落中，扎下最穩最札實的根，與這片山林一同成長茁壯。終於，在爬過一陣長坡後，我來到了這座山丘的頂端。我和阿淮他們肩並肩站著，在漫天繁星及深紫色的布幕下，靜靜等待日出的來臨。遠方的山巒綿延不絕，模糊的山稜線透著一絲微光，使天空被渲染的美極了，從淺到深，從淡紫到深紫，似一波又一波的漣漪，在蓬勃的生機下揚起，而千山交錯，雲霧繚繞，在略顯神秘的背景下顯得虛無飄渺，卻又深刻的映入眼簾中。周圍安靜的只剩彼此的呼吸，眾人屏氣凝神，眺望著山下湧動的雲海，縱使天色仍未明亮，仍能感受到雲海奔騰的脈動。隨著時間一分分過去，天邊如同布幕般被緩緩掀開，日出的光暈自山巒間冉冉而升，金黃色的陽光

倏地掀起夜幕，一股蓬勃的生機自山谷間炸開，灑落在這片大地的每一處。山巒間的雲海剎那間披上一層金黃色的薄紗，纏繞著山谷盤旋而上，這一刻我仿若置身奇境，一切似夢似幻，卻又那麼真實。清晨的朝露反射著陽光，原先墨綠色的茶樹田似乎成了一片金色的麥田，雖沒有麥穗迎風搖曳，卻在陽光中散發著強韌的生命力，遠方的山巒伴隨著雲霧裊裊，在璀璨的陽光下綿延至天邊，頓時覺得自己是如此的渺小，同時也感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是如此渾然天成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只覺心中的憂雲愁雨隨著日出的破曉，一掃而空。

或許生命中總有些人、有些事、有些情感無法釋懷，但漫長的生命裡，何嘗沒有更多的人事物值得我們去期待呢？在這片壯麗的景色中，我不禁笑了出來，上揚的嘴角在清晨的微風中，顯得格外猖狂。望向不遠處的阿漣他們，我邁開步伐，追了上去。

而這一次，我沒有回頭。





(攝影：臺大公衛學院公衛系夏琬慈同學)